

宋名臣言行錄

後集
自九至十四

六

413
582
6



13
582
6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九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蔡正

曾肇

字子固建昌軍人中進士第事英宗神宗官至
中書舍人

通判越州歲飢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厲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

餘粟價為平

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好強而寬貧弱曰為人害者不
去則吾民不寧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
之部中使譏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有籍記有
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畧明賞構急追捕且開入
自言故盜發輒得

公所至出敎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
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
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
州不遣人至縣縣每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

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
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

天子察公賢欲用公一日內出手詔中書門下曰曾
鞏以史學稱宜典五朝史事遂以公為修撰近世
修國史必眾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
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公夙夜討論未及屬藁
會正官各擢中書舍人不俟入謝論使就職時自
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
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代之風上亦
數稱其典雅並弟文昭公換行述

初為太平州司戶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荆公諸
 名士共稱子固文章伯玉殊不顧問語子固吾方
 作六經閣其為之記子固凡騰藁六七終不當伯
 玉之意則謂子固曰吾自為之其書于紙曰六經
 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子固始
 大畏服益自勵於學矣聞見錄

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安石何如
 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然各所以不及古
 人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謂安石勇
 於有為吝於改過上領之談叢

子固罷檢討以錢醇老代之元素曰曾公亮知山陰
 賤市民由數十頃為人所訟曾易占時在越幕說
 守倅曰曾宰高科他日將貴顯用茲事敗之可惜
 父會為明守衰老宜與謀俾代其子任怒守倅從
 之會由是坐賊追停曾公猶以私坐監當深德易
 占後易占以信州縣宰坐職英州編管亡匿於曾
 公別墅會赦自出子固訟竟再劾復往英州因死
 焉子固時不奔喪為鄉議所取介甫為作辨曾子
 以解之子固及第鄉人作感聖恩道場以為去害
 也子固好依漕勢以陵州依州以陵縣依縣以陵

民溫公曰錄按公父死南都杜祁公為治其喪時惟公在側今文集有謝社公書可見又荆公與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以奔喪者溫公傳聞之誤也

中書舍人王震序公之文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標驚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決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為何如爾中間從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自填委占紙肆

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革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為之訓教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余其特為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入也嗚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弊不可誣也

曾肇 文昭公

字子開肇之季弟中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徽宗官至翰林學士

諫官王觀言執政作青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

觀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為輕重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觀一言論及執政即曰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觀直龍圖閣楊文靖公撰行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宰及公入對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以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實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爲立政之本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上置諸左右以聚輿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賢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

忤貴近意故不得留除知徐州

上皇即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廉中宣諭曰神宗在宮中嘗稱曾肇可用召還除中書舍人即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其著所以言於上者敷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

公嘗奏言近世帝王善爲治者莫如唐太宗善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授其大者別爲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

唐德宗知無少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一書雖一代之文章，實百主之龜鑑。願陛下取此一書，置之座右，留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為準。庶幾聖德有補萬一。

公在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為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妻，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前，益語塞。

時有陳太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魯

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為詔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魯公相，公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所謂休息百姓，總核庶工，甄叙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下，寧反覆以此也。本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貶。言者繼之，落職知和州，並行述。

蘇軾 文忠公

名臣言行錄 卷九
字子瞻老蘇之長子中進士第再中制科優等
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官至禮部尚書兼端明
殿翰林侍讀二學士

公生十年而先君官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
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
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
乎太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弟黃明公

撰墓誌

嘉祐二年歐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
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

歐公歐公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
所爲子固歐公門下上也乃真公第二復以春秋
對義居第一以書謝諸公歐公見之以書語聖俞
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頭地士聞始譁不厭久
乃信伏全上

公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
韓公曰軾之材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
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畜
王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異辭矣
今驟用之則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

直史館公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李薦談

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

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更變科舉上疑焉使兩

制三館議之公議上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

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大急聽言太廣進

入大銳願陛下安靜以待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

曰卿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搆開封

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

元有言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

人即有言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

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

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墓誌

謝景溫言范鎮舉蘇軾為諫官軾向丁憂多占舟船

販私鹽蘇木及服闋入京多占兵士介甫初為政

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軾為開封府試官策

問進士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

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

事同而功異何也介甫見之不悅軾弟轍驛條例

司言青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制策登科者不復

試館職以軾轍兄弟故也軾有表弟與軾不叶介

南召之問，軾過失，其人言向丁憂，販私鹽，蘇木等事。介南雖銜之，未有以發。軾又數上章言時政得失，擬進士策，皆譏刺介甫。及詔兩制舉諫官，衆論以為當以直為諫官者，無若傅堯俞、蘇軾。故堯俞者六、七人，而景仁舉軾。景溫恐軾為諫官，攻介甫之短，故力排之。介甫下淮南、江南、東西、荆、河北、夔州、城都六路，轉運司體量其狀，蓋軾眉州人。其入京也，適本州迎新守，軾因帶以來。甲子，溫公日錄通判杭州時，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

去天夫一舉
一動一靜
一動一靜
一動一靜

受使者亟易書稱，泚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為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孽之，欲必寘之死。上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谿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下首卷生此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

各臣言行錄 卷九 牙後集

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又曰：凡詩必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所以尚諷諫也。如東坡詩，則言之安得無罪，而聞之豈足以戒乎。龜山語錄

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通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

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大言與朝走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怒乎。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為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為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元城語錄

介甫與子瞻初無隙，惠卿忌子瞻才高，輒間之，中亦

公與介甫手
最上丁書以
動之

李定亦介甫客也。不服。母喪。子瞻以為不孝。作詩
詆之。定以為恨。劾子瞻。作詩謗訕。遂下御史獄。謫
居黃州。後移汝州。過金陵。見介甫甚款。子瞻曰。軾
欲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公曰。
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公曰。大兵
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
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
一言以救之。子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
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
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

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
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
甫嘗為惠卿發其無使上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子
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語子瞻曰。人須是知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公戲曰。今之君子
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介甫笑而不言。
錄

溫公議改免役為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
弊。編戶充役。不書官府。又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
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為免役。

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為入毋多取於民則是矣温公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不悅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温公忿然公曰昔韓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其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願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温公笑而止

為待讀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觀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

說輒肯首善之嘗侍上讀祖宗實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人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師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成衰亂之漸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淤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封久廢開治至是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潮潮濁多淤河行闌闌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一河以

此謀具公疏
亦委西周王
實屬奇備

茅山一河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潮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由積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募人種菱湖中而收其利以備修湖杭人名其堤曰蘇公堤云

穎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禁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

一未肯先
信人直方
即不得賞應
已心服矣

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戣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適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

元祐七年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畢特至青城儀衛甚肅五使乘車至景靈宮東櫺門外忽有積葢犢車青葢犢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并某國太夫人國婆婆國婆婆乃其母某國大長公主也東坡曰可以狀

來凡至青城諭儀仗使御史中丞李端伯之純曰
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聞李以中官不敢言東坡
曰軾當自奏即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
申勅有司嚴整仗衛談記

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瘡瘍所侵蠻蜮所侮曾
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
異之藥頰斃者納之窆又率眾為大橋以濟病涉
者惠人愛敬之後三年太皇太后以流寓者為未足也
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
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備宮室以庇風雨有司猶謂

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舂土運甕以助之為
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菜飲水著書以為樂時
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墓誌

蘇轍

字子由老蘇次子舉進士復中制科事仁宗英
宗神宗哲宗官至門下侍郎

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
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
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
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

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為不遜力請黜之上
日以直言召入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
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
穎濱遺老傳

神宗嗣位既二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
對延和殿時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
以轍為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求財利而不知本呂
惠卿為之謀主轍議事多悟一日介甫出一卷書
曰此青苗法也諸君孰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
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
困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

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
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筆必用州縣事不勝煩
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
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
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
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
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
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
立矣也介甫曰君言為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
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運判王

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

初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而路公欲以河為重事申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力主回河之計轍謂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全乃欲取而回之其為力也難其為責也重既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

李邦直為中書侍郎鄧聖求為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即為邪說以扇惑羣聽轍論之曰先帝在位近三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裡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家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他事有失

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謙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臣願陛下反覆臣言，謹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用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鄴從而媒糞之，乃以本官出知潁州。

轍奏曰：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旣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所懼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爲害，且以畿縣中等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旣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二貫，一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二年，依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

各臣言行錄 卷九
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自不便其
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則臣所謂
因茲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然大臣恃權耻
過終莫肯改並氣憤遺老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九終

後集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錄正
馬嘉植培元

韓絳 康國獻肅公

字子華參政忠憲公之子也登進士甲科相神
宗哲宗拜司空檢校太尉致仕

為江南東西路體量安撫問百姓疾苦縣邑以衙前
為重役一當其役則破家竭產民至有嫁祖母與
母而析生異居以避役者公為五則衙前法奏行
之民以為便劉貢父撰行狀

宋後集

孫沔李溱等守藩犯法從官聯章請贖其罪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救援則公道廢矣遂开劾之

為三司使內諸司吏有于恩澤者詔已許之公執條例奏稟上曰朕不知條例當為卿改後有此等事亦須執奏三司事多與宮省相關近有有所于請即悟條例公未嘗詭隨行狀

公在三司時議欲使官戶量出免役錢兼井之家計田頃承役唯存鄉役及弓手之外並與蠲除單丁女戶在第一等者亦量納役錢其錢一切以免役錢雇召如此即不限田而官戶兼井之家不敢過

制以貪利中人得以置田以為生品官不必充役而無業之民得以應募矣至是上手札取之公具錄以進上令學士草詔訪問既進入上以未見哀痛惻怛之意手定詔藁密封示公令公潤色以進用以咨訪焉王荆公領條例司深以公言為然遂推廣衙前之法以及它役行狀

熙寧二年九月夏羌大入慶州境公為陝西宣撫使裂諸路兵置七將間其無備互出擣之至是深入破敵者十七戰皆捷招降數萬人

李邦直撰神道碑

公之入相繼王荆公之後政事有未便者賢士大夫

或置不用公將更易振舉之奏古者冢宰制國用
今天下財用出入宰相乃不預聞始置局中書稽
攷天下財用之數量入以為出援用司馬光上曰
吾於光豈有所愛顧光未肯來耳 行狀

三司使發市易官罪而同列佐之欲弗責方創賈人
免行錢孫尚書永議有異而同列欲論永問上故
不實上書人鄭俠激切下獄而執政馮公京嘗矧
俠同列欲以黨俠為重坐公辨帝前不得直數求
罷上為逐市易官稍寬一臣者而它相至欲復留
故賈人劉佐任市易公固言不可論上前未決公

再拜曰臣言不用辱相位請從此辭上愕曰此小
事何爾邢公奏曰小事弗伸况大事乎上為罷佐
遣使持手詔諭公使就位公乃起後數月固稱疾
出知許州

初進士科進擢速公言偶程文占上選未見材實勞
最躡眾人指期為卿輔殆亡所謂自是始議間年
一貢士而殺其恩 李邦直撰神道碑

韓維

字持國忠憲公之子蔭補事仁宗英宗神宗官
至門下侍郎

公篤志好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政不就廷試
 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
 仁宗患縉紳奔競論近臣曰恬退守道旌擢則躁
 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公好
 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
 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行狀

神宗潛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上陶韓維等皆
 名儒厚德之士神宗內朝拜稍急維曰維下拜王
 當效之一日侍坐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
 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聞見錄

此語對神宗
 更似國子監

神宗嘗與公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公曰聖人功名因
 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行狀
 除起居注侍邇英講筵是時英宗方免喪簡默不言
 公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聞之所也侍於側者
 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
 之史也御燕間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大臣則可
 以極諮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成敗
 之源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語曰時然
 後言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雖不敏請秉筆以俟
 除翰林學士承旨入對延和殿時京師旱神宗曰久

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公曰陛下憂旱傷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願陛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聽蠲免以和人情後數日上疏曰近日畿內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夫動用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觸除租稅寬格逋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遲而不敢發望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而養民猶愈於過而殺入也因奏對面論神宗感悟有

旨根究市易免行利害權住方田編排保申罷議東西川市易命公草詔求直言其畧曰朕之聽納有不得於理歟欲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人情大悅是日大雨知熙州王韶赴闕奏事將領景思立敗績韶還任上表待罪奏斬獲首級公草批答曰方其敗時卿適在朝何嫌而上章引咎勉綏新附之衆毋以多殺爲功讀者竦然行求邇英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一人犯罪法當死真宗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

無以厲衆乃使持去管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
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
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維讀畢因奏言
此特真宗小善爾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
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
天下富庶其源蓋出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
觶之牛以為是心足以王外人皆云陛下仁孝發
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違而過且勅左右勿踐
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
下幸甚東坡集

初公與王安石雅相厚善安石執政公議國事始多
異同至是議者欲廢三經義公以為安石經義宜
與先儒之說並行不當廢司馬光與公平生交俱
以耆舊進用至臨事未嘗一語附合務為苟同人
服其常行狀

先生云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范夷叟
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去有一官員上書謁
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願云
太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
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願云不然

范夷叟居
潁昌西湖

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
持國便服程氏遺書

傅堯俞 獻簡公

字欽之鄆州人未冠登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官
至中書侍郎

公爲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多觸忌諱
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於天下
仁宗春秋高未立嗣公上疏請建宗室之賢以繫天
下望

時國用之宜利者爭獻計富國公奏曰今度支歲用

不足誠不可忽欲救其弊陛下宜躬自儉刻身先
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
更爲之無益聚歛用則天下殆矣

英宗初即位有疾皇太后同聽政至是上疾平公上
書請天子聽政又再疏太后請還政天子未聽久
之頗聞內侍任守忠有甚間語公又上疏太后曰
天下之可信者無天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天於受
天下於人殿下今日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
於天下矣於是太后遂還政而逐守忠等

公在英宗時最被眷遇一日奏事殿中上曰多士盈

若非親美
官便藉口推
移然化且受
官而姑與之
論列矣

廷孰忠孰邪公曰太忠太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
繫上所化上敬納其言

熙寧三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令公以母喪服除
至京師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
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
公所謂新法者相妨耳且為言新法之不善者安
石大怒乃以為權同判流內銓行狀
拜中書侍郎論事率由太公而未嘗容心其薦引多
得吉人良士及薨太皇太后諭近臣曰傅侍郎清
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人也嗟惜久之

溫公嘗歎曰清直勇三德吾於欽之畏焉洛之君子
邵雍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
溫此為難爾人以雍言為然並墓誌范忠宣自撰

公在上前吐論激切事已則終不復言出為和州也
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為言未
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
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咥咥追言前日之關
政與誹謗何異行狀

彭汝礪

字器資饒州人舉進士第一事神宗官至吏部

尚書

故事進士第一人無入吏部選者公在選十年人以爲淹而公處之澹如也

罷爲館閣按勘江西運判辭日復上疏論時事且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爭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

以起居舍人召既至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公曰政無彼此之辨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執政不能屈

紹聖元年上初專聽斷召二三大臣條舉熙寧元豐

政事人人爭獻所聞公居之如不能言者或問之曰在前日則無言之者於今則人人而能言之矣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州入辭上勞問其寵曰卿非久別也問所欲言者公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賢不肖政唯其是則政無不善人唯其賢則入無不得矣並曹內翰與墓誌

宋朱晦菴先生各臣言行錄卷十

後集

各臣言行錄

卷十 宋後集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朱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一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類令申
馬嘉植培元
蔡正

范純仁 忠宣公

字堯夫文正公之次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相

哲宗

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觀之徒
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
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子孫曰爾父少
時勤學燈煙迹也

知襄城縣伯兄久心疾公承事照管如孝子召編校
秘閣書籍以兄病辭不赴富公責之曰臺閣清資
人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
責有命

襄城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有罪
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
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不
忘至今號為著作林著作公守縣時自也
久旱不雨公度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
主而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唯以五穀貯於

佛寺中後闕食時吾為汝主糶眾實從命運販不
停以至春首所蓄無慮十數萬諸縣飢獨境內之
民不知也

自陝西運副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
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完甲
兵粗修糧儲粗備上愕然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
賴而執事皆言粗何也公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
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深留意於邊事恐邊臣觀
望要功生事結釁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
爵賞不惟為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

憂願陛下究孟子交鄰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
 好生之德洽于夷狄。彼將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
 酋首桀鷙。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為之用也。並言
行錄
 為諫官。前後為言。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
 小人。愛人材。申公論。為急宗。聚斂事。苛刻親讒。佞
 任偏聽。為戒大。則廷論。小則疏達。未聽則連章累
 牘。不苟止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反覆激切。無所
 諱避。一別銳於求治。又言道遠。當馴致。任人難速
 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公雅與荆公厚
 善。至是數言其以五霸富國。強兵之術。誤惑人主。

失天下望。曾子開侯基語

環慶大飢。帥守坐不職。罷去。以公代之。公到慶州。餓
 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棗粟麥。賑
 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
 食。即死。何所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公判留臺時。一時耆舊多在洛。公與司馬公皆好客。
 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
 間。一日洛中誇以為勝事。行狀
 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
 改差役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

不為同不見
不思前料後
直書本學要
之言

然滋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
朝力為温公言之温公有所建議公復言宰相當
虚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
得乘間迎合而正士將卷懷退避公與温公雖同
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直

墓誌

温公欲令進士召朝官保任然後應舉又更貢舉法
公曰舉人難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猶可寒遠之
士尤不易矣兼今之朝士未必能過京官選人京
官選人未必能如布衣徒令求舉未必有益既欲

不廢文章則雜文四六之科不如設在眾人場中
不須別設一科也孟子恐不可輕黜猶六經之春
秋也温公從之

除兼侍講公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若
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
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為宗廟社稷之福官務草
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辯哉及在經筵進講必反覆
開陳其說歸於人君可用而後止

元祐三年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
上以為謗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

此就河北說
故爾蓋役事
有說官與
地所宜不當
執以概天
下故司馬公
主差役忠宣
出公門士而
仍以此議良
有所見

后當重謫呂汲公為左相不敢言忠宣乞薄確罪
不從初議取確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荆棘已
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汲公又不敢言忠
宣因乞罷政聞見錄

先是河北所科夫役許輸錢免夫上下皆以為便公
獨憂曰民力自此愈困矣或曰每歲差夫一丁費
萬錢今以七十免一丁又免百姓奔走執役之勞
豈不便于公曰每歲差夫雖曰萬錢然隨身者不
過二千又得一丁就食于官今免夫所出十千盡
歸于官矣民又儼然坐食于家蓋力者身之所出

錢者非民所有今捨其所有而征其所無民安得
不病此一事富民不親執役者以為便窮民有力
而無錢者非所便也又况差夫必計其的確合用
之數縱使所差倍其所役則力愈眾民愈不勞矣
今若出錢以免夫雖二分之一亦可以取十分免
夫錢其弊無由致察又從來差夫不及五百里外
今免夫錢無遠不届若遇搭克之吏則為民之害
無甚於此言行錄

宣仁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
臣在章獻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

卿近似之作當聞見錄

一日三省同登蘇轍獨進上前論殿試策題因引漢昭變更武帝法度事哲宗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再拜而退曰臣引用失當容臣待罪公奏曰漢武雄材大畧史無貶辭又轍所論非異向正欲救已行之言望陛下宣往蘇轍尚書右丞鄧潤甫越次言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公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上曰人謂秦皇漢武公奏蘇轍之所論事與時也非入也轍卒得罪去全上

哲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

夫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為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與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聞見錄

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人或謂公曰身為宰相豈可不宰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我門下耶言行錄

公在隨幾一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蓋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取公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日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行狀

永州命下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

此豈非章惇不然不肥所何因舟覆公固短

之欲以此言獄于章惇

此事中人未必為况忠宣見道于黃耶

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光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聞見錄

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閉生李之儀次第之聞見錄

表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曰若宣仁之誣謗

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
泰陵實謂之常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
恩而特叙尚使存歿猶汚瑕疵又復未解疆場之
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
願留聖念言行錄

公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
至以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
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
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
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親戚間有子弟請教於公

此即忠恕
手功夫

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于座
隅終身佩服言行錄

公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應手七
年之病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則如病者何故雅
以人材為己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及其至也內
舉有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行狀
公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
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豈不
在人耶

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於公者手自答曰太

深整安石時
王詔輩大嘗
故能作此語

古賢朋友之
際慰勉責備
期歸于是即
設其事似無

夫關係而反
復窮詰因知
道學其是空
講

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
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
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行狀

公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既見曰先生何以告我子
曰公嘗言為將帥當使士卒視己如父母然後可
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為政不若
是何也公曰可得聞歟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
大享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
其不可故使屬官攝生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
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

其義重曰廢享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
視酒食為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
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
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遺事

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
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為優劣以進士
為勝以資蔭為慊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
恥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與孤寒之
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
舉亦自寒士無祿不得已籍此進身耳如得已何

用應舉范公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早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材用為執政亦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材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廢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學行賜之爵命

至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上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龜山語錄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穎昌府召章惇為相惇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親倖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即位用韓忠彥為相清臣為門下侍郎忠彥與清臣有嫌故忠彥惟

此去似亦未
議許國家利
害大臣去就
不可純以潔
身為主忠宜
去而禍遂連
發至不可救
故余謂此去
似太早未竟
也

清臣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
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
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
薦為諫大夫清臣出帥真定其所出與外除及
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
忠彥懦甚不能為主曾布為右相用范致虛諫
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
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為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溫常
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
皆為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既勝眾

此論便欲使
小人不得為惡
是欲大地有
陽無陰有中
國無夷狄殊
為孟浪

小人並進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
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
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
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
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為之流涕者也聞見錄
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貳其心刻意各節難進
易退雖屢黜廢志氣彌勵以為有文正之風焉其
在朝廷專務獎進人材故天下善類視公用舍以
為消長其論議平恕不為己甚世謂使其言行於
熙寧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

紹聖大臣讐復之禍莫甚

王存

字正仲，澠州人。中進士第。哲宗朝，官至尚書左丞。

初，修起居注，即乞復唐正觀起居郎舍人職事，執筆隨宰相入殿，上聽其言，故事左右史雖日侍便殿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侯旨公因對及之，即詔左右史遇侍立許直前奏事，遂著為令，自公始也。官制行，上尤慎用人，公因請自熙寧以來有緣議論得罪或誑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有大過者，隨材

召擢以備官使，語合上意，自是收拔者甚眾。公在政府時，四方奏讞太碎，刑部爰比請貸而都督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公言此祖宗制也，且有司援此欲生之，朝廷破例欲殺之，可乎？

公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並曾子開撰墓誌。

蘇頌

字子容，泉州人。移徙澠州，中進士第。相哲宗

知江寧府、江寧縣事。每有發歛，府移追復吏係縲於

道公至則曰此令職也府何與焉每因治訴窮問鄰里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恡占不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產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一縣以為神明公請以獲盜多寡立縣令殿最法以為巡檢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能使民不為盜者縣令也且州縣物務歲課稍虧官任有罰今良民懼奪剽之害而親民官獨不任責可乎鄒侍即換行天下以為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蓋非強名乃天道也此道未嘗廢顧所在如何耳如唐虞二代與吾

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賢哲聚於朝不肖沉於下海內入於陶冶一歸於正如晚周及東漢之餘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乎清議在下而士知所尊畏耻為非義登其門者如龍從其死者如歸致黨錮之禍起視漢室為何等時也頃時王安石薦李定陳襄彊之未行間擢太子中允宋次道敏求封還辭頭翌日辭職罷之又下次直李大臨蘇子容相繼封還更奏復下至於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公論之不可屈如此與

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其後攝官修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於此可見要之公論不可一日廢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上世也 元城語錄

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為明白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 行狀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盜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為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為法禁匿各書而賊以此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流為情輕法重者賞奏蘇子容為開封尹方廢滑州白馬為邑上殿論賊可減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許之風不可長乃杖而免之子容以謂賊不于己者告捕而變主匿名本未足深避而先帝猶恐長告許之風此所謂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

之類皆立重賞以勸告許者此當時小人所為非
 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東坡集
 知滄州陞辭上曰朕每欲用卿輒為事奪豈非命邪
 然卿直道久而自明頓首謝兼語及偏親留京師
 未能偕行上問卿母誰氏對曰故龍圖直學士陳
 從易之女上曰是天聖間侍從耶對曰從易祥符
 中館職已而外遷久之因自廣州罷還不蓄南物
 獨載棒餘見錢過嶺仁宗聞之擢知制誥上曰其
 清節過於馬援矣故謝表云憫臣之數奇多難特
 軫淵衷勉臣以直道自明屢形天語談訓

元豐中上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以北虜通好八十
 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朕欲成一
 書但患邇來修書者遷延歲月不肯早成公曰恐
 須一二年可矣上喜曰果然及書成賜名華戎魯
 衛信錄奏篇上上讀序引大喜曰正類序卦之文
 公兼侍講奏言國朝典章太抵沿襲唐舊史官所記
 善惡咸備乞詔史官學士採錄新舊唐書中臣主
 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
 中進漢唐故事十條行狀

公兼天官每選人改官京朝官使臣關陞磨勘或以

若反復詰難
止取已說
惟其行行之
仍為美自故
云虛受

此則事
端然強記不
蓋因厚知見
性後爾

功過當陞降者吏洗垢求瑕故為稽滯公教吏曰
其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恰用條格具委無漏
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案牘使
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公必往復詰難度可
行行之苟有疑則為之奏請或建白都堂故士大
夫受賜多而不得者亦以為無可憾行狀

王禹玉元厚之諸公嘗問曰公記之博以至國朝典
故本末無遺日月不差用何術也公曰某每以十
歲中大事為目欲記當年事則不忘矣如其年改
元某年有某事某年上即位某年上有某事某年

立后若太后某年有某事某年命相某年有某事
則記事之一法也後觀太史公書中是歲孔子生是
歲孔子卒是歲齊威會葵丘是歲晉文始霸之類
恐亦此意也元曰不然至於暗記經史默咏詩書
以至士大夫家世閱閱各講婚姻無遺忘者又以
何法乃真強記爾

公嘗言吾每聞前輩善言則終身佩服少時聞計用
章郎中為吏以循長稱數典大部政績尤異因造
請求異聞其可紀者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
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吳起之

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羊皇鐘之徒出。而民困於掊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弊於誇大矣。豈惟人士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驤豈可羈也。然或參養於人者。謂其有嗜欲也。

又嘗言楊告謂吾曰。嘗愛韓非一言。以謂士不偶人者。耳鼻欲大口。自欲小。此言可以喻大夫士不偶人。而鼻先小。目先大。人或非之。則無以為也。鼻大則可小。目小則可大。凡事皆然。不厭於二思而熟

慮也。人皆以非為刻薄。此言非忠厚之言哉。

公在金華每進議至弭兵息民。則必反覆條奏。援引古今。使上不忘弭兵息民之意。以謂人主之聰明不可有所嚮。有所嚮則偏偏則為患大矣。當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天下無不治矣。

公嘗云。吾平生未嘗以私事干人主。奏對惟義理之言。故歷仕四朝。中間雖謫。不愧於觀過。而神考以謂直久而自明也。

呂吉甫奏政事。使其親友謂公曰。子容吾鄉里丈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公笑而不答。

公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唯孟安序朝奉分寧人
歲以雙井一斤為餉知吾無苞苴之饋也
公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其
理也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終 後集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一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開

宋學顯令中 參正
馬嘉植培元

劉贇 忠肅公

字莘老永靜軍人登進士甲科相哲宗

荆公初秉政公除御史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畧舉
十害時御史中丞楊繪亦上疏論新政并公章下
司農寺司農條件詰難劾繪與公險詆欺誕中有
向背有言分析公奏曰臣有言責采士民之說敷
告於陛下是臣之職也今有司駁奏遽令分析是

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言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其就竄逐奏入不報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治安者誰致之耶一二年間開闢動搖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又淤田也又

省併州縣也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則卜至曆白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至於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儼辨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者謂之通變今三邊創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居數日罷御史取衡州

公在南都幕府會司農寺行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

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都闕伯廟歲爲錢四十
六貫微子廟十一貫公往見留守張公方平曰獨
不能爲朝廷言之耶張公矍然因託公爲奏曰闕
伯遷於商丘主祀太火火爲國家盛德所乘歷世
尊爲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
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
捍太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兀褻瀆慢何所不
爲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詳酌留此一廟以慰
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即日批曰辱國瀆神此爲甚
者速令行下更不施行

哲宗嗣位公復任言責上疏曰陛下春秋鼎盛在所
資養願選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
讀之任使殿宴坐時賜廷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
公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材大槩公奏曰人才難得臣
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
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
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
不可用

公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日士當以器識爲先
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並門人劉仿撰行實

非謂純不用
文藝分先後

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何天下何憂形于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劉大諫集

士巖叟

字彥霖大名人舉明經事哲宗官至簽樞

近臣被詔薦御史意屬公而未及識或謂公曰可往見之公笑曰此所謂呈身御史卒不見墓誌

除監察御史即上策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

不可以小利失民心

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錄黃并以諫執上疏既而命復下者再遂不由門下省以出公請對言益切退就閤門復上疏云臣為諫官既當言承乏給事又當駁非臣好為高論喜忤大臣且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竟寢

九月除待御史左右正言久闕公上疏願詔補諫臣無令久虛其職

凡京城偷者所聚謂之太房多在僻遠每區容數十

百人。公密令掩捕毀徹。隨情處決。遂以無盜居民
開戶而寢。供備庫使曹讀以其物產貿易萬緡。市
僧積違逾年。止輸其半。讀盡力無可賴。一日開戶
外有錢聲。償數皆足。讀怪念之。詢其由。乃曰。王公
今日知府矣。

拜樞密直學士。發書樞密院事。公遜謝而進曰。陛下
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
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
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察。邪正難辨。辨之少差。
治亂所係。又少進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欲理

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
下平治。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
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人主無
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一聖深然之。公又進曰。
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
有之否。此乃欲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
用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
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君子既進。小人不能與
君子同事。自然不得親近。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
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

亂之機也。此際不可不察。幸陛下常用心於此。並

此心張其云
史撰

因待講筵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應曰：

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大抵聖

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

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

四字是積學之要。願陛下特留聖意。係年錄

邇英進讀寶訓至節費。公曰：凡言節用，非謂偶節一

事，便能有濟。要當每事以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

國用自饒。方墓誌

劉安世 元城先生

字器之，大名人。中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官至左

諫議大夫。

公與溫公為同年契，因遂從學于溫公。熙寧一年舉

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為不仕？公以漆雕

開吾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說復從學者數年。

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

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

朝行己，俯仰無媿。爾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身不

妄語，始自是拳拳勿失，終身行之。言行錄

劉安世從溫公學與公休同業凡一四日往以所
習所疑質焉公欣然告之無倦意凡五年得一語
曰誠安世問其自公喜曰此問甚善當自不妄語
入余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
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一年而後成身此
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溫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
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
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
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

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
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恁恁生也動

安世不得道護錄云

溫公薦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
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間足下時節問訊不
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擢右正言是時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公言祖宗以來
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
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
私意數年間廉恥掃地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歷

推世意用人
乃可乎天下

凡所植植皆其平時氣類蓋必如此而始無黨同之習然諸公亦嘗受器之所規始足服亦人之心而不授以隙

疏大師平章軍國重事彥博司空平章軍國事公著左僕射大防右僕射純仁門下侍郎固左丞存右丞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數十人且曰中書侍郎摯未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至此章偏視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並言行錄

會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確安州所為謗詩公即論奏曰確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借唐為諭謗訕君親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為悖逆蓋確自謂齒髮方盛足以有為意在他日時事

變易微倖復用慮泄禍心此而可舍國法廢矣已而蔡確責授光祿卿分司南京公與梁燾同上疏力爭以為責命大輕未厭與議疏十餘上始寤確於新州

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語言恐脅貴近公復言蔡確黃履邢恕章惇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為死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為中丞與其寮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嗣位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

以爲已力伏望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
近已取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行逐之
遠方終身不齒由是三人亦皆得罪

遷起居舍人兼司諫公偶爲家人雇乳母牙媪以謂
無有詰其故因言內降指揮見求乳母公怒曰汝
何敢爾妄言且今上猶未納后安得有此媪云內
東門司開封府錄實預其事公與府錄有契因折
簡問之答如所聞即上疏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
聲色爲累至於近之大旱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
固貞元增益壽考聖賢所戒可爲寒心且世俗間

粗有百金之產猶知愛其子孫以爲嗣續之託而
况國朝百有十年之太平六聖憂勤積累之業陛
下繼而有之可不自愛自重以爲宗廟社稷無窮
之計乎若陛下實未嘗爲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
官之職萬上有之則臣之進說已是後時惟冀陛
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寡慾增厚福基宣仁
后初不知因公言始窮詰其事乃知雇乳母者爲
劉氏也后怒而捷之由是劉深以望公

自崇慶垂簾復祖宗舊政溫公旣薨之後荆公之徒
多爲飛語以動搖在位誘之以私脅之以禍無所

不謂也
公之失此衣
說一為平
學問未純
為臨時避禍
心未隨一說
為警而國家
慶之矣

不至大臣多首鼠兩端為自全計呂范二相尤畏
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差除之際公與
梁燾朱光庭每極力爭論呂公病之因薦熙豐舊
人鄧温伯為翰林承旨意言官必爭因以逐之公
言温伯與范中王安石呂惠卿更相傾陷温伯知
終反獲出入兩黨又附蔡確為之草制稱其有定
策之功乞行罷黜疏累上不報即引疾在告陳乞
宮觀乃除集賢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
公徧歷言路正色以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
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廷爭

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稍霽復前
極論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庭觀者
皆汗縮竦聽且之曰殿上虎
宣仁后晏駕呂丞相使陵下范純仁奏乞除執政即
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温伯為尚書右丞時太
臣卒用調停之說遂有李鄧之除二人皆熙豐之
黨屢見攻於元祐乃以先朝事激怒上意會廷策
進士李鄧換策題歷詆元祐之政有復新法之意
從而中傷元祐諸人公乃出鎮常山未幾元祐舊
人悉皆收召遂相章惇言者以公頃言蔡確落職

宋後集

知南安軍而呂丞相亦不免遠竄乃深媿於公其
後范丞相門人狀范公之行曰使其言行於熙豐
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
復讐之禍或以此問公公曰微仲堯夫不知君子
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故開筵門延入李鄧排去
正人易若反掌調停之說果何益乎昔温公為相
日蓋知其後必有反覆之禍然救生民之患如救
焚拯溺猶恐不及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哉世
以公為知言並言行錄
經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為章惇蔡下所忌遠謫嶺外

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月
行山中扶其母籃兒懸樹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
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
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
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温公門下士多矣如安
世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
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聞見錄
惇卞用事必欲致公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
抵廣西則復徙廣東凡一廣間遠惡州軍無所不
至人皆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

宋後集

誠學三書章
卷十一

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也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

先是文及甫持喪在河陽邢恕在懷州及甫以劉丞相摯任中司日嘗彈罷其左司郎銜恕不已以書抵恕曰及改月遂除單禪祭當外補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紹聖末蔡確子謂受旨於翰林學士蔡京且迎合大臣乃上書引及甫為證訟劉丞相等誣陷其父謀危社稷朝廷駭之委

京究問置獄於同文館遂逮及甫就吏及甫稱鷹揚謂其父潞公也當塗者謂劉摯也其徒實繁者謂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徐升韓川之類也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者緣摯屢斥顧命宰相蔡確是時國勢甚危疑摯有傾搖之心意在不測如司馬昭廢辱之事也粉昆朋類者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既之以既為兄以兄為昆也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者眇躬謂主上摯既懷無君之心有動搖不逞之意前已甘心於蔡確輩今欲快意於主上是欲以主上為甘心快意

宋後集

之地有憂國之心者為可寒心也問有何照據則曰先父屏人說來即無的確照據時劉丞相王彥霖已物故然而其謀本出於蔡京故京猶乞上殿親寫劄爭論不已三省言蔡京奏摺等逆心則其一時黨附顯著之人同惡相濟豈得無之如劉安世常論禁中履乳母事謂陛下已親女寵又論不御經筵陛下已惑酒色誣罔聖躬形於章疏者果何心也今擊賊死廢及子孫而安世不問罪罰殊科如此臣不知其說也詔劉安世移州安置公時執喪不候服闋赴貶所時公在貶所有土豪緣

誠之至盡已
見生死一原
非不是委身
聽命

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貲入京以求見悼犀珠犀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駟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且治公身後事而公飲食起居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鼾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曰

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並言行錄。

公曰：安世除諫官三日，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凡二十四章。又論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見殺。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為鄰。高寶雷化說着也。怕八州惡地。安世歷遍七州。道護錄

建中閒，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至宣和閒，內侍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師成令吳可自京師來求欲釣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太

槩以諸孫求仕為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為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為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為公危之。而公自若也。言行錄

先生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僕曰：未聞。先生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關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句，非獨為趙氏禍，乃為萬世禍也。先生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火於此者，已攬之庶幾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

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則何事不可為也

馮永卿編語錄

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畧同其實
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
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
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
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
乖僻固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以財利
結人主如桑洪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好邪
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主不信矣蓋以其人素

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攷之無是
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語錄

器之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
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
世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
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
秤停事每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
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
秤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

重家訓

但形中色
兼得聲義

器之云安世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參政三人
同起身請教李曰若谷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曰
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
緩之一字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
事來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錯了雜錄
公自宣和元日以後謝絕賓客四方書問皆不啓封
家事無巨細悉不問夏六月丙午忽人風飛瓦驟
雨如注雷雷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
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及葬場中立以文
帛之曰劫火洞然不燼惟玉指神往往傳誦以為

死後尤是誠
字復翁

切當公在宋杜門屏跡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
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
如過泗州不見太聖及公歿者老士庶婦人女子
持董劑誦佛經而哭公者日數千人後二年虜人
驅墳戶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一
無所動蓋棺而去行錄
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者至公則曰器之真鐵
漢不可及也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十二終 後集

名臣言行錄

卷十二 宋後集

二

熙寧二年溫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公同編修又辟劉攽劉恕及溫公歸洛詔聽以其屬自隨而二公在官所獨公在洛溫公專以書局事屬之故公於此書致力尤多同上

除正言客有言於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溫公正色曰子謂淳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遺事

公在書局分職唐史考其成敗治亂得失之迹撮其機要論次成書名曰唐鑑元祐元年上奏進其書

家傳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無他書唯印行唐

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中冲見樂城先生於穎昌先生曰老來不欲泛觀他書近日且看唐鑑遺事

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說書時公為著作佐郎伊川謂溫公曰經筵若得范淳夫來尤好溫公曰他已修史朝廷自擢用矣伊川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要他溫公問何故伊川曰願自度之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其後除待講

朝廷既相溫公申公詔起蜀公蜀公以書問於公公

謂不當起蜀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吾所欲爲者君實已爲之矣何用復出又與親舊書云此亦欲出而一部勸止遂已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公言朝廷自嘉祐已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卹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大小廢疾至嘉祐八年增置戒南北福田院共爲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臣以爲宜於四福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畧救濟不必專散以錢計其存活死損以爲殿最其天下廣惠倉宜更舉行

令官吏用心賑恤須要實惠及民上納用焉

講讀論語畢賜宴于東宮賜御書唐人詩各一首公表謝曰臣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如游藝又賦詩以獻退而節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一百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之

是夏權住進講公上疏曰陛下今日學與不學係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

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
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為義小人專於為利君子之
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
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
心之所召也凡人之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陛
下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問學恐不得如今日之專
也。

蔡確既敗公上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
可極意用刑寧失之寬不可失之急寧失之畧不
可失之詳偏見異論者皆以為黨確而逐之臣恐

刑罰失中人情不安矣

范忠宣之罷公嘗論列客有謂忠宣曰淳夫亦有言
何也忠宣曰使純仁在言路見宰相政事如此亦
豈可默也

禁中下開封覓乳母十人公在告聞之即上疏曰陛
下未建中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於太早
陛下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二十年基
業為億兆之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又上疏皇
太后曰千金之家有十二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
色而况乎萬乘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

此非愛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蔽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

有詔選后，并令侍從禮官講求禮制。公上疏言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又與諸公討論講議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為禮上之。及中宮初建，又解家人卦以獻。

嘗采集帝王學問及祖宗講讀故事，為帝學八卷，上之。秘書監王欽臣奏差，真靖太師陳景定校黃本道書，公封還之，以謂諸子百家神仙道釋，益以備篇籍。

異聞以示藏書之富。本非有益於治道，不必使方外之事，雙校以崇長異學也。昔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王韶誘說，未征時，人謂之安撫太師。今乃有校書道士，人必謂之編校太師矣。事雖至微，實損國體，遂罷其命。

元祐七年，遷英閣對。公奏臣伏觀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得而各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諫，仁宗行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然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

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仁宗曰：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所言，則史魚不若伯玉之爲君子。仁宗之言，仁君之言也。人君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如史魚。以開臣下切直之路。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大德也。願陛下以此爲法，昭示所好，以慰羣望。
上然之。

公勸上畏天愛民修身納刑稽法祀宗而專引仁宗行事以爲故實。又采集一宗聖政數百事爲仁宗訓典六卷以獻。在經筵。經守正獻納尤多。講尚

書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于此未或不亡。講畢再誦此六句。却立云：願陛下留意哲宗首肯者。再三然後退。就位講。孟子今之樂猶古之樂。孟子之心切於救民。故勸齊王與民同樂。而謂今之樂猶古之樂。然世俗之樂。鄭衛淫哇之聲。非古先王之法。豈可薦上帝配祖考。降天神出地祇也。今樂古樂如君子小人之不可同邪。正之不可並如。必欲以禮樂治天下國家。則當如孔子答顏淵之言。孔子所言者爲邦之正道。孟子所言者救世之急務。此所以不同。講公劉好貨太

王好色曰孟子以王好貨勸以當如公劉與民同利以王好色勸以當如大王與民同欲然臣竊謂公劉非好貨乃是厚民大王非好色乃是正家人君不可好貨亦不可好色好貨則貪而害民好色則荒而害政孟子事申才以下之君故其言如此東坡嘗曰淳夫講說為今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得講師三昧也

公詰朝當講前十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案講其說平時溫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義仍察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

為戒勸其音琅琅然聞者興起講王制巡狩柴望之禮曰古之人多因燔柴望秩之說乃附會為封禪之事或以求神僊或以祈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秦漢之侈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義為人臣凡有勸人主封禪者乃佞臣也

李薦師友談記

陳衍初管當御藥院公為諫議僦居城西白家巷東隣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

太皇太后登遐公言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庶政乃宋室隆替之時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

蘇公虛心圖
事似平見道
不得以政事
伊川概置輕

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不可不慎也。太皇太后內定太策。擁立陛下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呼舞。至公無私。焦刻勞苦。專心一意。保祐陛下。斥逐奸邪。裁抑僥倖。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即位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言政令不便者。以萬數。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

則作法之人及主其人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警疾而欲去之者。也不如此。則天下不安。爾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有以此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此等既上誤先帝。欲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壞邪。初公與蘇公約。皆上章論列。蘇公已具章。見公之章。遂附名同奏。因謂公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軾於朝廷。不字。失於過當。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公又上疏曰。陛下嗣位。幸賴太后以太公至正為心。罷王安。

蘇公虛心圖
事似平見道
不得以政事
伊川概置輕

石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宰相議曰：南朝行仁宗故事，可饒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東無生事，夫以夷狄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矣。太后為陛下立太平之基，已有成效。臣願陛下守之以靜，無所改爲。蓋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有旨召內臣十餘人，公上疏言陛下初政未嘗行一美政，訪一賢人而先進用內臣如此，衆多之口必謂陛下私於近習，臣竊憤之，不報。

紹聖三年徙賀州，謫詞云：朕於庶言無不嘉納，至於以訐爲直，以無爲有，則在所不赦。公云：吾論事多矣，皆可以爲罪也，亦不知所坐何事。後乃知坐向言乳媪事，惇下以譴上疏，太母所以離間哲宗也。然公先上皇帝疏，後數日乃上太母疏，止是勸上以愛身修德，太母以保護上躬而已。公每誦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曰：君子行也，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公言舊年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公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

必祝曰勿冷范十二知公舊行第十三也並遺事
 哲宗即位宜仁后垂簾同聽政羣賢畢集于朝專以
 忠厚不擾為治和我優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
 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
 黨朔黨之號洛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
 易為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為領袖呂陶等為羽
 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
 翼尤眾諸黨相攻不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
 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嫉之或加玩侮故朱光庭
 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是時既

退元豐大臣于散地皆銜怨刻骨陰伺間隙而諸
 賢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為相同以為
 元祐黨盡竄領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讀直
 無黨范淳夫蜀人師温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
 死尤可哀也聞見錄

陳瓘 忠肅公

字瑩中南劍州人進士甲科事神宗哲宗徽
 宗位至監察御史

公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初卞嘗為公語
 張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

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為大旱。漢楚成。臯相持。彼
 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
 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下留少侯。公
 不為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
 矣。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諧合。下民視之。從
 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然。不識之。未為
 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
 公。竟以尋求無迹而止。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於
 羅織矣。

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公隨眾謁之。章

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
 曰。請以所乘舟為喻。乘舟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
 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章默然未答。公復曰。
 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
 施行之。叙以何事為先。何事為後。何事當緩。何事
 當急。誰為君子。誰為小人。諒有素定之論。章竚思
 良久。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公曰。相
 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
 失天下之望矣。章厲色視公。曰。光輔母后。獨宰政
 柄。不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俟國如此。非奸邪

而何公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遂以爲奸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爲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温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大遽所以紛紛至于今日爲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辭辯源淵議論勁正章雖忤異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公共飯而別章到闕召公爲太學博士公聞其與蔡卞方合

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爲辭久乃赴官於是三年不遷

公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卞之黨也競推尊荆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公曰此豈神考親製邪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年之文爾公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自辭屈愧歎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

嘗為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下日聞陳瓘欲盡取史
學而黜通經之上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荆公之
學也下既積怒謀因此害公而遂禁絕史學計畫
已定唯侯公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公固預料
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
者下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
也公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
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
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辭太陽吾恐

引杜詩二語
似不足以服
小人直爭勝
矣

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
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
甘言啖公公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
王不得已也於是攻之愈力
公謂天下之事變故無常惟稽攷往事則有以知其
故而應變王氏之學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嚼虛無
之言其事與晉無異將必以荒唐亂天下矣故彈
蔡京疏文有曰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亦
裂有萌逮今二十餘年而所言無不驗矣
公以紹聖史官專據荆公日錄以修裕陵實錄變亂

宋後集

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曰：錄辨乞改實錄。又因真真合浦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

公謫台州，朝廷起遠人石恢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士論訕訕，咸以為將有處分于公也。恢至果揚言曰：怖公視事，次日即遣兵官突來所居，搜檢行李。攝公至郡庭，大陳獄具。蓋朝言取索尊堯副本，而恢為此以相道脅耳。公知其意，遂問曰：今日之事，豈復有耶？恢失措而應曰：有尚書省劄子出示公劄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以為係誣誣之書，合繳

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廷指揮取尊堯集耳，追確至此復欲何為？因問之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而以主上為舜也。助舜尊堯，何謂誣誣？時相學術淺短，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為人所法，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具申確此語，確將顯就誣戮，不必以刑獄相恐。恢不待公言，屢揖公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繼又幽公於僧舍，窘辱百端，公安之，不以為撓。恢亦終不能為害。

小人不可
濫如此君子
待之有道太
約無端誤我
者夫不應輕

公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論私史力排王氏王蔡之黨
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洵武蔡巖之徒皆
當時協力排陷欲殺公者亦不獨蔡京兄弟而已
蔡巖與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請守海陵巖為
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事合公議謂公諫疏婉而
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
明王道則韓文公其人也至次年巖以對策為太
魁所陳時務以前書頓異於是愧悔而欲殺公以
滅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
公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

不過太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自有定課自鷄
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
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
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
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
不欲以勞人也

公智明慮遠通易數如靖康變故隆祐垂簾國家中
興之事往往預言之士大夫間有親聞者並遺事
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常言吾於魯直
為舅氏然不免有所切議至於了翁心誠服之忠

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亦或問其
所儲畜人材可爲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
曰陳瓘自好也宣和之末人憂大厦之將顛或問
游定夫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定夫曰陳了翁其
人也劉器之亦嘗因公病使人勉公以醫藥自輔
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
爲士大夫所欲屬如此

張天覺晚年亦好佛重道建華嚴閣作醮齋會黃冠
釋子紛紛從之公雖被其薦引然素未相識及通
書也至是代書簡之曰辟穀非直道談空失自然

何如勲業地無類是神仙

公送其姪淵責沈文曰予元豐已丑爲禮部貢院點
檢官適與范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不遷怒不貳
過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
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
予嘗以寡陋自愧了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
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誦之遺事
初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好隱慝未
形於事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心爲腹心
患聞者往往甚其言已而怙寵妄作悉如公言於

是人始服公為耆龜也。昔王安石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呂獻可獨抗章論之。雖溫公猶以為大遽，未幾變更。祖宗故事流毒至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龜山與公祠室記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十三

後集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四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蔡正

馬嘉植培元

邵雍

康節先生

並見道學錄

陳襄

字述古，福州侯官人。登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官

至樞密直學太常侍讀，卒年六十四。

公既孤，且多病，常以先君侍郎之言為念。居間益自策勵，上事繼母以孝，下教弟妹以義，方求士之賢

者親而友之。得其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爲之友。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礪鑄切，相期以天下之重爲已。任時學者方溺於彫篆之文，以相高。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爲迂濶而莫之講。公與三人者獨以此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而驚。四人者不爲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家，由家達於州閭，人卒信而化之。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之，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凌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於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傳之四方，從之學者日益衆。

葉祖洽行狀

公主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闕，令公獨當縣事。邑之封疆遠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爲常。公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而積久者窮極本原，剖決無留。有請託者，惜其土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必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奸宿讎縮手，喪氣。民畏且愛，爭圖公之像以神事之。至今先有詔郡邑興學，公遂諭邑之富人出所餘以繕學舍。學成，使邑之子弟造焉。公爲入學講說不數，士之自遠方來者至數百人。部使者安刑部積始至其縣，公即以十

事便於民者于之安皆行之人受其賜行狀

公知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為盜者述古
乃給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
閣祠之引群囚立鐘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
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甚肅
祭訖以帷進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囚逐一
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
無墨訊之遂承為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亦
古之法出於小說筆談

仙居為縣僻陋民不知教公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

勸學一篇使門人管師復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
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
歎嗟從之翕然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
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縣有西圃蕪廢弗葺縱
民耕種其中然每有興建必為民利故瓦木之資
不責於民而樂輸之下至織席之微亦願出所得
以助焉及公之去也老幼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
判尚書祠部遇權貴人奏乞寺觀名額且度僧人道
士公堅執著令不為行因奏言近年以來自宮闈
宦官以及要近一例陳乞蓋秉政大臣不為陛下

愛惜典刑首為瀆亂所有詔令未敢奉行行狀

出知常州郡庠下窄不足以容生師公勤於經始成

以不日其規摹氣象遂為諸郡庠序之冠公晨入

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毘陵學者盛

於二浙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

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矜而力

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

物行狀

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以為常蘇

數邑民田之害者累世矣公以渠之丈尺對民田

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

古偃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民害以除而田早有

既豐穰歲饗矣祠堂記

熙寧二年陳述古學士襄自右史遷臺雜近例左右

次補知制誥臺雜乃叙遷三司副使於是特降旨

侯知制誥闕與召試襄辭曰陛下以義使臣則臣

敢不惟命是聽豈可計較資地以為輕重况義之

所在知無不言夫豈知鐵鎖之在前而寵祿之居

後哉一有顧利避害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

身且不止焉能正人乃許追寢前命明年以言青

苗事復為右史又歲餘始掌誥命有呂氏家塾記

公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絕有行狀

富丞相當國日引陳襄述古為上客述古所以告富公者盡仁義也有不悅富公者造為五鬼之號而襄在其一夫流言待無知者而傳至智者則止矣以富公之賢其門豈無善士以述古之賢而肯為人作鬼乎呂氏家塾記

劉恕

字道原筠州人試經義說書皆第一事神宗官

秘書丞

道原少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

坐驚異

范太史撰墓碣

皇祐初光為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已意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為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恕光以是慕重之司馬公紀年

紀年

序

宋後集

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舉無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為人強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坐聽其談衮衮無窮上下數千載間細大之事如指掌

英宗雅好稽古詔光編次歷代君臣事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所得而知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與世修書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委之光蒙成而已

王介甫與道原有舊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用爲先介甫雖不能用亦不之怒及李獻可得罪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爲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即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只是而

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稱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爲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好諂者疾之，如讐。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枳以多欲不得爲剛，微生高以多醯不得爲直。如道原者，可以爲剛直之士矣。

道原家貧，至無以給。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

舊貂褥，費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

並十國紀年序

先公言：荆公笑道原耽史而不窮經，相見必戲之曰：道原讀到漢八年末，而道原歷詆荆公之學。士子有談新經者，道原怒形于色，曰：此人口出妖言，面帶妖氣。范太史表事

徐積 節孝先生

字仲車楚州八中進士第官至宣德郎賜節孝處士

先生因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其母童蒙訓

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曰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上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闢市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

須知先生止晨夕定省則具公裳餘時未嘗不推老萊娛親也

售之太夫人飲食時率家人在左右為兒戲或誦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更不快也應舉貢禮部不忍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一日借人書冊經文還之人知其必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遂謝賣衣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先生終不受年過壯未娶或勉之答曰娶非其人必為母病予非敢忘嗣固有待也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日山行柰何先生曰此吾私

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太夫人既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臥苦枕塊縗絰不去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顛委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所居崇舍不蔽風雨而農夫樵父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復造有司太守迎先生入學先生居州學舍尚設考妣几筵晨昏起居執饗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溫衾夏揮扇去蚊蚋思母

平時所甘旨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

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爲先曰修身務學爲文之要莫大於此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或問立朝之要則曰以正輔君或問修身之要則曰以正修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

先生天文之學尤造其妙門人問之則曰昔有學天文於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

作文亦著

智所能用亦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其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敗事

先生為文率用腹藁口占嘗曰文字在胸中出之未暇者不可勝記

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患之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並行狀王資深撰

陳無已

名師道一字履常以待從合薦為徐州教授官至祕書省正字

無已苦節厲志自其少時蚤以文謁南豐曾舍人曾一名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在穎賦六一堂詩有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句謝克不撰

文集序

傳公欽之初為吏部侍郎聞師道遊京師欲與相見先以問秦觀觀曰師道非持刺字俛理色何候乎公卿之門者始難致也公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于陳君乎公知其貧甚因

懷金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出口

道卿集

陳履常居郡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

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傳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

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入官

蘇內翰答

李薦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

豈侯常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

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

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

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

至於自鬻故先主謹其始而為之防而為士者世

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

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

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

又何取焉雖然有一于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

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侯公於上東門

外尚未晚也

後山集答秦少遊書

朱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後集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8737